

The background is a romantic landscape painting. It depicts a lush green valley with a small church featuring a tall, white steeple. In the distance,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and mountains under a soft, hazy sky. The foreground is filled with tall, golden-brown grasses and wildflowers, some with red blossoms. The overall mood is peaceful and idyllic.

难逃

伊

丽

莎

的爱

席绢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总策划 / 王戈
主 篇 / 阡陌

席绢最新书

难逃伊丽莎的爱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(北岳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难逃伊丽莎的爱

作 者：(台湾) 席 绢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

出版发行：北岳文艺出版社

经 销：山西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山西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

字数：120,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78-0539-3/I·517

定 价：9.80 元

《情网密谍八部曲》人物关系表：

东方四号：高桥实业
(日本)

高桥父(慎二)

高桥母

高桥信彦(兄)

伊丽莎白▲难逃伊丽莎的爱▼

东方五号：杜氏财团
(新加坡)

杜父(健君)

杜母

杜伟风(兄)

章宥苓▲深情伴你到永远▼

杜倩妮(妹)

施乔谚▲点燃你的深情▼

东方六号：朝熹企业
(台湾)

沈父(朝熹)

沈母

沈闾毅(兄)

祈艾筠▲沈家大少爷的情事▼

沈世豪(子)

沈闾邦(弟)

▲蓓雅女爵的恋情▼

奇情怪恋

□ 阿 陌

当“情网密谍”系列第二部《深情伴你到永远》结束之际，新加坡杜氏财团的董事长杜伟风和章宥苓经过种种风险追杀，终于订婚，并开始计划蜜月之旅。但是，席绢迷们是不是看了之后仍还有许多疑问和不解？那个几次刺杀章宥苓的神秘女郎伊丽莎因主动退还巨额酬金，因她在报上见到杜伟风以这把金钥匙追到章宥苓的传奇报导，她不但放弃了追夺这件稀珍古董，而且还默默祝福他们。

那么伊丽莎新的任务是盗取一家新银行的机密文件，她完成任务了吗？她和神秘的东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

这将是《难逃伊丽莎的爱》告诉读者的。千面女郎伊丽莎和东方四号怪异而又充满神秘爱情故事，又一次将“情网密谍”系列的剧情第一次带入高潮。

对了，席绢还希望在读者看完“情网密谍”系列的前三部《沈家大少爷的情事》《深情伴你到永远》《难逃伊丽莎的爱》之后，有什么新的感觉和想法请写信告诉我噢！



香港 浅水湾

日落黄昏，住宅区内华灯初上。

伊丽莎跟踪那只肥羊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说那个打扮穿着体面的中年人是“羊”，一点也不为过，因为现代这一类银行界高级主管，顶多是在健身俱乐部里练出来的“软脚虾”，说那是“阿婆”身体也不算过分，只要她的迷药毒箭一吹，他马上乖乖就范。

说他“肥”嘛，他是挺肥的，腮帮子上的一圈肥肉，至少可以炸出一家四口一年份的“猪油”。不过嘛，更“肥”的是，只要丽莎趁他昏迷之际，夺下他手提公事包内的机密文件，她立刻就有五万元港币的酬劳可以拿。

干这一行，甚至不必缴税——谁听说过要你去追夺金钥匙的黑社会老大，或是想夺取同业最高机密的银行总裁，愿意开一张“扣缴凭单”让你去报税？少做梦了！

对于像她这么一个一不杀人、二不靠美色，恪遵这“两点”绝对“不露”的杀手而言，像现在在她正接手的这项任务，可以说是最好捞的了。

但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她正要施展独门绝技吹出银针之际，那个长得帅呆酷毙的“忍者龟”，竟然又出现来妨碍她“好事”了！
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！

丽莎气急败坏之际，毫不犹豫吹出银针，不过针头转了一下，并不是对准“肥羊”，而是逼向“忍者龟”，然后她拔腿迅速逃逸。

但愿“十八王公”都一起保佑，这一箭不要又射不准了……

两个多星期以来，她真是够衰的，收入减少不说，搞不好她“千面女郎”的招牌也要砸了，不论她扮成什么模样出任务，那个阴魂不散的“忍者龟”似乎都能一眼视破，且牢牢跟着她。

棋逢对手，当然是尽量避免硬碰硬，以免两败俱伤，不过，说句不怕砸自己招牌的话，自从上次被“忍者龟”摆平，又被“法外施恩”放过一马之后，她心里也有数，她的“三脚猫”吹箭怎么跟人家“飞檐走壁”的忍术比！

她还是保持沉默，摸着鼻子走为上策！

才匆匆拐过一个街角，丽莎心想，“忍者

龟”大概已经中了她的迷药毒箭，现在“龟甲倒翻”地四脚朝天了吧！

哼哼，想跟她斗？先吃她一箭再说。

转头一看，后面无追兵，她嘿嘿得意地笑着又往前走，才走了一步，竟跟一个人撞个满怀。

“你这个没长眼睛的冒失鬼……”

正准备开骂，猛一抬眼，却让她愣得舌头打结，不过想逃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啊，‘脆笛酥’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丽莎一手叉着腰，另一手迅速在她牛仔外套口袋里摸找吹箭管，还不忘凶巴巴地说：“什么脆笛酥？！”

“你现在正在找的那根管子，不是长得很像‘脆笛酥’吗？”

管它长得像什么？！刚才那一箭一定是在匆忙之际而落空了，等她找到吹箭管再补他一箭，教他尝尝她“独家配方”的迷药的厉害。

现在，尽量拖时间吧！

“你老跟着我干嘛？想非礼是不是？”

高桥信彦笑得很迷人，又很可恶地说：“非礼？！敬谢不敏噢！你身上到处藏满毒针，我一附上去，不是变成‘刺猬’了？！”

丽莎撇了撇嘴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别拐着弯骂

人！既然知道我跟‘刺猬’一样，就别一直跟踪我，要不然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“你就怎么样？”

硬的不行，来软的总可以吧？丽莎想了半天，最后迸出一句：“要不然我就哭给你看！”

信彦打了个冷颤，缩了缩脖子，笑着讨饶道：“饶我一命吧！我有三点最怕：最怕哭、最怕闹、最怕漂亮的女孩去上吊。”

“你？！……”

她气得七窍冒烟，鼻孔都快喷出火来了。

信彦见好就收，连忙正正神色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这个还你。”

他递给她——吹箭管？！

她找了半天找不到，什么时候“变”到他手上？她呆愣半晌，小嘴张得大大的。

刚才你转身要跑时，我‘摸’过来的。你忘啦？我会忍者术，这叫作‘移形换影’，神不知鬼不觉喔！”他补充道。

丽莎一把抢过吹箭管，不禁暗忖，老天，这家伙功夫这么厉害，他会不会乘机……

“你……你没有摸我其他地方吧？！”她又气又急地逼问。

这一问，倒提醒了信彦，他那双清澄深邃的

浅褐色眼眸就像两道雷射光一样，直直地投射在她玲珑有致的身上。

“对喔，我怎么忘记捡这种便宜！”信彦邪邪地笑说。

“你?!到底有没有？”她快气疯气炸了。

他仍安怡自适，慢条斯理地斜着她说：“没啦，没啦，看你紧张成那样，小心身上的‘针’都坚立起来，噢，好痒……”

信彦伸手抓了抓脖子，丽莎不经意瞥向他脖子一眼，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她的脚都软了。

“你……你真恶心！求求你赶快拔掉好不好？我最怕打针了……”

原来刚才她那一箭的确是射中了，而且现在银针还好端端地刺在他脖子一边，而他竟然像被蚊子叮到般，半点“中毒”的样子都没有。

信彦施施然地拔下脖子上的细针，笑得很坏、很邪恶地晃到她面前。“什么，这针是你射出来的，而你竟然还怕……打针，有没有搞错？”

“你赶快把针丢掉。”

“噢，你干嘛怕成这样？”

丽莎往后退了两步，很义正辞严、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当然怕！重复使用‘针头’很容易得到爱滋病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信彦甚表同感地点点头，剥剥两声，好像在折牙签一样，竟把那细针折成四半，丢到水沟里。

“难得你这么有概念，但愿你每次使用‘针头’之前，都有先消毒过，要不然我一共挨过好几针……”

“安啦！有啦，有啦……”

瞧她在说什么？干脆跟他“称兄道妹”一起唱歌跳舞算了。

倏地，丽莎又筑起“冰墙”，冷然的说：“你……你是说，我其实每次都有射中，而你都毫无感觉？”

信彦欺近她一步，“有啦，痒痒的，像蚊子叮到一样，会肿个小包。”

“那你怎么没有昏倒？”

噢，老天！她的问题也真是有够蠢的！

信彦扬了扬那两道挺秀的剑眉，向她眨眨又浓又长的睫毛，一点也不懂得“客气”地说：“这种雕虫小技对我没有用，我会气功，一运气，那些毒汁就像打喷嚏一样地喷射到空气里了。”

打喷嚏？呃，真恶心！丽莎下意识地伸出一根食指按在鼻孔下，然后很认命地说：“好吧，算

你厉害！忍者龟，你也跟踪我好几个星期了，现在我栽在你手上，要宰要割要刷要杀都随便你。”

“要吻可不可以？”

丽莎摆出“圣女贞德”的姿势，扬起下巴说：“就算全天下的‘猪公’都进屠宰场了，你也别妄想！”

“噢，我好失望，我好痛苦，我好想去撞墙……”

丽莎差点鸡皮疙瘩掉满地，她摸了摸变得像“鸡皮”的手臂，凛然正气地啐道：“好啦，你不用假仙了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信彦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首先，我的名字不叫‘忍者龟’，也不叫‘猪公’，严重错误需要修改一下，我叫高桥信彦。”

“你是日本鬼子？！”

信彦自我解嘲地苦笑说：“再更正一次，是‘中日合作生产’的日本鬼子。”

丽莎撇了撇嘴角，心想，“国际礼仪”总得维护一下。她立即装得很淑女地又问：“那是‘首先’，高桥先生，那‘第二’呢？”

“第二嘛……我想请你吃饭。”

“吃饭？！”

丽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且咯咯咯地笑了起

来。

信彦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地直说：“伊丽莎小姐，请你克制一点，不要太激动……”

他这么一说，她霎时一愣，想笑也笑不出来了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信彦故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噢，这也没什么。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，而且把你的祖宗……三代，查了一遍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?!”丽莎到死也不愿相信。

“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!”高桥信彦轻轻松松地答道。

丽莎吞了吞口水，干笑两声说：“万一我不跟你走呢？”

信彦朝她伸出一根食指勾了勾，漫应道：“我还会点穴道，那也只好抱着你走罗。”

呃……这个嘛，在路上多难看，而且她今天又穿着裙子。她一脸怕怕的样子，深吸了一口气顿说：“看样子我是不走都不行了。”

“别说得那么委屈嘛！我是有‘公事’要跟你谈。”

公事?!她跟他能有什么公事可谈不过她肚子

其实满饿的，于是老实不客气地问：“我可以挑餐厅吗？”

“悉听尊便，我舍命奉陪。”

噢，这真是太迷人了，她岂可错过揩他油的机会？几个星期以来，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她都已经快“米缸见底”了，这一来正好可以报复泄恨一下。

丽莎露出最甜美的笑容，笑得很“天真无邪”地说：“高桥先生，你对香港不怎么熟吧？要吃，当然就吃最好的罗，香港最棒的餐厅非‘太白海鲜楼’莫属，那儿还可以边吃边看香港夜景呢！”

信彦不疑有他，立刻拦下巷口的一部计程车……



太白海鲜楼

这家水上餐厅，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印象，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各大航空公司或旅行社，在电视上所打的“香江之旅”的广告片，你一定会看见这座建筑在水面上富丽堂皇的高级餐厅。

其外观呢，在晚上看起来，就好像把台北的

圆山饭店整座搬到海面上一样。距离浅水湾海水浴场，也不过十分钟的车程，然后再搭摆渡船到水面上的“太白楼”。

既然是举世闻名、堪称香港观光象征的海鲜楼，又因为矗立于“香港仔”的海湾上，顾名思义，其最闻名遐迩的便是海鲜佳肴。

不仅如此，坐在这座水上餐厅内享用佳肴珍饈，一面还可以凭窗眺望香港夜景的另一特色——被称作“蛋民”的水上人家。这些住在舢舨上面的人家，日夜穿梭在河道上，做的是南北杂货、蔬菜鲜果、生肉鱼虾，甚至“路边摊小吃”的生意，不同的是，所有的交易都在舢舨之间进行，所以看见碗炒河粉从这艘舢舨递到另一艘舢舨给观光客吃，倒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而夜，让“太白海鲜楼”和水上人家们都绚烂璀璨起来，渔火映着大串水晶饰灯，不论贫富，都得到相等程度的辉煌。

香港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，穷奢极侈，和一般市井小民在生活夹缝中喘息流汗谋口温饱，这两种极端对照，只要来到“香港仔”海湾便可一目了然。

二十分钟后，伊丽莎和高桥信彦已搭舢舨来到“太白楼”甲板旁，许多打扮入时、衣着光鲜

的绅男仕女，正由穿制服的服务员挽扶上岸。

水上餐厅内一片人声嘈杂，夹杂着一个磁音女歌手充满香江味的老歌演唱，是那首百听不厌的“夜来香”，时空交叠之中，令人恍然掉入时光隧道，又回到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十里洋场。

刚上岸的丽莎忍不住感慨道：“其实，我倒比较喜欢去吃‘蛋民’的粉蒸肉。”

“什么？蛋饼？粉蒸肉？！”

唉，碰见外国人真是没办法，丽莎一阵苦笑摇头。

“算了，当我没说，说了也只是鸡同鸭讲。”

信彦自作聪明地说：“这家餐厅不是卖海鲜的吗，那来的鸡和鸭？不过你放心，不用替我省钱。”

“就是不想替你省钱，才把你招来这里。”

问题是，谁拐谁？究竟谁才是俘虏？到这一刻，丽莎还是有些提心吊胆。

随着领桌生步入餐厅，信彦显然是第一次来“太白楼”，但是似乎半点也没有“游大观园”的表情，倒是“拐人来割肉”的丽莎，对眼前的景象显得十分新鲜好奇。

也不知道是不会察言观色，还是故意白痴到

了家，信彦竟然还问她：“这地方你常来吗？”

丽莎没给他好脸色地凶道：“你以为我在赚美金啊！这还是我头一遭。怎么，该不会你付不起，后悔啦？”

信彦一派气定神闲地微笑道：“谁怕谁啊？你想吃什么尽量点。”

入座之后，丽莎提防地假笑一下，诘问：“嘿，这该不会是我的‘最后晚餐’吧？！”

“放心，我还没‘用’到你哩。”

“用？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豺狼虎豹，但是你别想占……”

“占你便宜？噢，老天爷，你又想歪到哪里去了？你好像对你自己的姿色很有自信。”

“你？！……”

丽莎脸都快气绿了。碰到色狼她可不怕，没想到她却碰上一个这么不懂得“尊重女权”、怜香惜玉的臭家伙！

信彦见她又要变脸，连忙温和一笑地急忙说：“别把自己气饱了！我也不是有意要气你，而是你自己胡思乱……哎，我还是少说两句，你快点菜吧。”

丽莎赌气地拿起菜单，大声连串地向服务生说道：“我要一份清蒸蟹，一份碳烤龙虾，一份